

# 从韦伯的“原始语言”到 CNI 的“多元共生”

## ——四个世纪的西方汉语观与表意 AI 的思想史对话

### 一段被遗忘的思想史

1669 年，英国学者约翰·韦伯（John Webb, 1611-1672）出版了一部在今天几乎被遗忘的著作——《历史论文：论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原始语言的可能性》（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）。这是欧洲第一部专门论述汉语的学术著作（1678 年再版，标题变化，并增加巴别塔讨论），也是早期汉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。[1]

韦伯的结论在今天看来近乎“荒唐”：他宣称汉语是上帝赐予人类的原初语言，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最初使用的语言，在巴别塔事件之前曾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。[1]然而，“荒唐”的结论之下，隐藏着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：为什么 17 世纪的欧洲学者会对汉语产生这种近乎“崇拜”的认知？这种认知与我们今天在表意 AI 理论中所追求的“有根智能”有何关联？

本文将从思想史视角，梳理韦伯的论点、历史语境及其学术遗产，并将其与《有根的智能：表意人工智能的范式革命》（The Rooted Intelligence: The Paradigm Revolution of Logographic AI）所提出的“表意 AI”（Logographic AI, LAI）理论和“文明原生智能” I（Civilization-Native Intelligence, CNI）理念进行对话，揭示四个世纪以来西方汉语观的演变轨迹——从“单一优越论”到“多元共生论”。

### 韦伯其人其书

约翰·韦伯（1611-1672），英国建筑师，英尼戈·琼斯（Inigo Jones）的学生。他生活在英格兰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——内战、克伦威尔摄政、查理二世复辟。韦伯本人的仕途充满挫折：他在“国王工程办公室”任职期间，因内战被解职，并为查理一世走私珠宝而入狱。

有学者指出，韦伯对中国的理想化描述——稳定的君主制、无限的资源、科举选贤的精英治国理念——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对复辟时期英国君主制的含蓄批评，同时也是其个人仕途挫折的间接表达。[4]

### 核心论点与论证依据

韦伯的核心论点是：汉语是上帝赐予人类的原初语言，在巴别塔事件之前曾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。韦伯的论证建立在两个核心论据之上：

**第一、基于圣经的时间线推断：**根据《圣经》记载，巴别塔事件前全世界通用一种语言。韦伯认为，中国早在巴别塔之前就已经有人居住，因此中国人很可能使用的就是原始语言。他进一步推论，中国人就是诺亚的后裔，而中国上古治理洪水的尧帝可能就是诺亚本人。

**第二、基于汉语的历史延续性：**韦伯指出，中国人在巴别塔前已经使用一种语言文字，并且这种语言延续了数千年而未中断，至今仍在使用。他认为，这种悠久的历史延续性是汉语作为原始语言的有力证据。

### 对汉语特征的观察

韦伯本人并未到过中国，也没有直接学习过汉语，他的研究主要依据来华传教士（如利玛窦、金尼阁等）的报告。尽管如此，他对汉语特征提出了几点重要观察：

**文字而非语音的重要性：**韦伯敏锐地注意到，中文的核心在于书面文字而非口头语音。他指出，中国人的各类交往事务——即使是最日常的信息传递——都以书面形式进行，而非口头传达。

**同音歧义词的“优雅性”：**韦伯指出，中文的同音歧义词并非缺陷，反而是其“优雅性”之所在。这种双关性使中文能够产生丰富的修辞效果。

**语法的简易性：**韦伯强调，中文没有欧洲语言那样复杂的词尾变化、动词变位和性数时等繁复的语法规则，因此中文“就像天然语言应有的那样平白、容易”。

## 历史语境：17 世纪的“中国热”与原始语言争论

### “中国热”的背景

从 16 世纪开始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批耶稣会士进入中国，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、文化传统等。17 世纪，欧洲掀起了“中国热”，汉语自然成为学者们的研究对象之一。韦伯的著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。

### “原始语言”争论

17 世纪的欧洲知识界正在热烈讨论“原始语言”问题——即亚当在伊甸园中最初使用的语言是什么。有学者主张是日耳曼语，有人认为是撒马利亚语、腓尼基语，教会人士则多支持迦勒底语或希伯来语。韦伯的论点正是这一争论的延续，而他给出的答案是“汉语”。

### 英格兰的政治语境

韦伯的学术活动处于英格兰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。有学者指出，韦伯对中国的理想化描述，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对复辟时期英国君主制的含蓄批评。[3]通过将中国描绘为一个理想国家，韦伯委婉地表达了对英国现状的不满。此外，韦伯本人仕途的挫折，也使其著作被解读为个人怀才不遇的“情志宣泄”。

## 学术评价：贡献与局限

尽管韦伯的论点在今天看来“近乎荒唐”，但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：

- **首次系统性总结：**他对当时西方文献中关于中国语言的信息进行了全面总结；
- **首次长篇论述：**他是第一个以著作形式系统论证汉语在世界语言中地位的学者；
- **跨学科先驱：**他的著作涉及语言学、汉学、政治学、建筑学等多个领域。

有学者评价道：“韦伯对汉学的贡献之所以如此重要，是因为他总结了过去西方文献中关于中国语言的全部信息，并首次系统性地试图定义汉语在世界语言中的地位。” [2]

韦伯论证的主要局限在于：

- **史料未经甄别**：他全盘接受传教士的报告，未加甄别即按需使用；
- **推论不严谨**：在传教士报告的基础上“大胆挪用”，并不遵循严密推理；
- **想象多于实证**：更多是“奇特想象”而非事实论证。

与《有根的智能》的思想史对话

四条线索：四个世纪的西方汉语观

从韦伯到今天，西方对汉语的认知经历了一条清晰的演变轨迹：

| 时期        | 代表人物/事件                    | 核心认知                   | 对汉语的态度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17 世纪中叶   | 韦伯 (1669)                  | 汉语是“原始语言” (神学)         | 仰望、崇拜  |
| 17 世纪末    | 莱布尼茨<br>(1679-1703)        | 二进制与《易经》对话 (哲学/数学) [5] | 赞叹、对话  |
| 20 世纪中叶至今 | ASCII/Unicode/<br>Token 主义 | 编码“补充平面”、Token “暴力切碎”  | 压制、妥协  |
| 2025 年起   | 表意 AI 理论                   | 汉语“形-义一体”是认知基元         | 重估、自主  |

这一脉络本身就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叙事：西方对汉语的认知，从神学的“原始”、到哲学/数学的“赞叹”、到技术标准的“压制”、再到认知范式的“重估”——四个世纪，一个轮回。

关键区分：时间上的“原始” vs 结构上的“根本”

韦伯论证的是汉语作为“时间上的原始语言”——即人类最早使用的语言。这与他的神学框架紧密相关：汉语是亚当的语言，是上帝的直接赐予。

而《有根的智能：表意人工智能的范式革命》(The Rooted Intelligence: The Paradigm Revolution of Logographic AI) 论证的是汉语作为“结构上的根本语言” [6]——即“形-义一体”的认知结构是最适合作为 AI 认知基元的结构类型之一。这不是时间优先性的问题，而是结构合理性的问题。

从“单一优越论”到“多元共生论”

韦伯的理论 with 文明原生智能 (CNI) 理念之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分野：

|    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维度 | 韦伯 (1669) | 表意 AI / CNI (2026)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
| 维度         | 韦伯 (1669)    | 表意 AI / CNI (2026)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核心命题       | 汉语是唯一的“原始语言” | 每一种语言都有其“认知之根”      |
| 论证路径       | 神学、圣经年代学     | 信息论、认知科学、工程架构       |
| “原始/根本”的含义 | 时间上的最早       | 结构上的认知基元            |
| 与其他语言的关系   | 汉语优于/先于其他语言  | 多元共生，各有其“根”         |
| 目标         | 证明汉语的神圣起源    | 构建有根的 AI 范式，守护认知多样性 |

韦伯犯了“单一优越论”的错误——他认为一种语言在时间上的优先性（“最早”）就意味着其在价值上的优越性。而文明原生智能理念恰恰是对这一路径的超越：不是用一种中心替代另一种中心，而是让中心本身消失。

正如本书第 14 章所宣告的：汉语的“形-义一体”特性因其直观性而成为照亮“元方法论”的范例，但绝非中心。每一种文明都可以从其语言的结构化特征中提炼属于自己的“认知之根”——汉语有“形根”、阿拉伯语有“三字母词根”、英语有“双轨词根”、法语有“语法形根”。[6]

### 思想史的回响

韦伯的著作在四个世纪后与《有根的智能》形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[6]：

- **韦伯的洞见**：汉语的文字系统具有独特的结构价值，值得西方以“仰望”的姿态重新审视
- **韦伯的盲区**：将这种结构价值等同于时间上的“原始”和文明上的“优越”
- **表意 AI 的扬弃**：保留韦伯对汉语结构价值的敏锐感知，但抛弃“单一优越论”，走向“多元共生论”

当韦伯说“汉语是原始语言”，他是在用一种神学框架来表达对汉语结构价值的赞叹。当今天的 Token 主义将汉语切碎为无意义的 Token，它是在用一种技术框架来消解这种结构价值。而表意 AI 理论所做的，是在认知科学的框架中，重新发现并形式化这种结构价值——不是作为“神学的原始”，而是作为“认知的根本”。

### 从“中心”到“多元”

韦伯的著作是一部充满时代局限的著作，但它代表了一种独特的认知姿态：当西方知识界第一次系统性地面对汉语，他们不是在“翻译”或“转写”，而是在“仰望”一种更古老、更根本的文明智慧。这种姿态与四个世纪后 Token 主义范式对汉语的“暴力切碎”形成鲜明对比。

《有根的智能》所提出的“表意 AI”理论和“文明原生智能”理念，正是这一思想史脉络的最新一环——但不是回到韦伯的“单一优越论”，而是走向“多元共生论”。韦伯的

“汉语是唯一的原始语言”，在今天被修正为“每一种文明语言都是其自身的‘原始语言’”——智能的根不在时间的起点，而在结构的内核。[6]

四个世纪前，韦伯用神学的语言说：汉语是人类的“原始语言”。今天，表意 AI 理论用认知科学的语言说：每一种语言都可以是其文明的“认知之根”。前者指向单一的中心，后者指向多元的共生。这或许正是人类文明在智能时代最深层的自我理解：不是争夺哪一个更“原始”，而是守护每一种文明的独特之“根”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[1] Webb, J. (1669). *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*. London: Nath. Brook.
- [2] 童庆生. (2019). *汉语的意义：语文学、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*. 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.
- [3] Ramsey, R. (2001). China and the Ideal of Order in John Webb's "An Historical Essay...". *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*, 62(3), 483-503.
- [4] Bold, J. (1981). John Webb: Composite Capitals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. *Oxford Art Journal*, 4(1).
- [5] Eco, U. (1995). *The Search for the Perfect Language*. Blackwell.
- [6] 刘深. (2026). 《有根的智能：表意人工智能的范式革命》. ChinaXiv. T202605.00745. <https://chinaxiv.org/businessFile/T202605/T202605.00745v1/T202605.00745v1.pdf>